

本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聯合推出

# 走進中國邊海防 系列之13

石河子市的新型工業與新型農業

# 屯墾成邊 十萬雄師齊解甲



▲金茂芳在家中 趙戈攝

自哈密起，環蜿蜒的西北邊關南下，那些被稱為「兵團」的村落或城鎮，如珍珠般散佈於西北國界的邊緣。第一代兵團官兵，是橫刀立馬、所向披靡的十萬軍中勇士。他們鑄劍為犁，在荒蕪的大漠戈壁，用雙手開闢了屯墾成邊的千秋偉業。如今，這些忠誠的「哨兵」的後人們，仍在為華夏九州戍守着遠方的家園。

新華社記者 賈啓龍

年近八旬的金茂芳，每天都要去石河子廣場散步。閒暇之餘，她還與同鄉的姐妹們，一起造訪廣場對面那座她們再也熟悉不過的三層小樓——兵團軍史博物館。地窩子、木拉犁、煤油燈……60年前的滄桑歲月，都是金茂芳她們難以忘卻的回憶。

那座紀念館，是包括她在內所有兵團人心中的紅色聖地；那座紀念館，凝聚了全體兵團人奉獻犧牲精神的紅色記憶。

## 三萬女兵輾轉萬里入疆

博物館裡，當年火熱的生活、戰鬥場面，已被定格為歷史印象，掛在了牆端，供各地慕名來訪的遊人參觀。60年前，金茂芳正就讀於山東一個高級學堂。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織的衝動，常在她的內心深處掀起層層波瀾。

「大家都想為新生的共和國貢獻力量，我選擇了當兵，只不過在新疆。」聽說金家的女兒要去演朝使臣班超出使的西域，鄉親們都很驚訝。

1952年，女兵金茂芳隨著浩浩蕩蕩的大軍，一路凱歌進疆。後來，她得知，連同自己在內的2萬山東女兵進疆，其實都是給在新疆屯墾的男兵當媳婦的。當時，為了讓屯墾官兵扎根邊疆。王震將軍會上書中央，動員大批婦女進疆。從1950年起，先後有陝、甘、湘、魯四省近3萬女兵應徵入伍。

很快，在黨組織的介紹下，金茂芳嫁給了同為軍墾戰士的一名老兵。新婚的洞房是一個被稱為公共廚房的地窩子。第二天，她和丈夫就搬出去，分別住在集體宿舍的大通鋪。因為，這個地窩子，還要讓出來給其他的新婚者。翌年，他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接着，老二、老三，相繼出世。對丈夫，金茂芳有着難以割捨的複雜感情。在沒有玫瑰花祝福的日子裡，木訥的丈夫帶給她的，總是不盡的溫暖與踏實。和其他姐妹一樣，她們的丈夫都



▲金茂芳在石河子市軍史博物館內「駕駛」着50多年前與她朝夕相處的原蘇聯生產的莫特斯特拉機，牆壁上掛着的圖片是1962年拍攝的僅29歲的地窩農同一台拖拉機時的情景 趙戈攝



▲遊客參觀石河子市的軍史博物館 趙戈攝



▲石河子廣場戈壁母親雕塑下人們閒情逸致打太極拳 趙戈攝

比自己大至少6歲以上。因為，戰爭年代，他們馳騁沙場、奮勇殺敵；硝煙過後，他們忙於耕稼，勤於勞作。

## 刀耕火種的開墾歲月

1954年，金茂芳和丈夫相依就地復員，成了一名專職田間耕作的兵團人。「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至今，金茂芳還記得毛澤東當年對兵團人的囑託。

那時，十萬軍人像金茂芳夫婦一樣就地復員。上世紀60年代中期，又有數十萬來自於內地的支邊青年加入了兵團建設的洪流。

如今的兵團，共由13個農業師和1個建工師組成，近260萬人口分佈於全疆各地……「兵團的使命，就是穩定新疆和鞏固邊防。」金茂芳的子女，被稱為「兵團二代」。如今，她的子女也堅守在新疆這片熱土上。「地窩房，沒門窗；一日三餐，玉米開高粱；一陣號聲天未曉，尋火種，去燒荒……」這是兵團建設初期的真實寫照，成了金茂芳和姐妹們一生中最難忘卻的記憶。

那是一段異常艱苦卓絕的苦難歲月。

那時，她們的丈夫，赤裸上身，三人一組，前拉後推，肩頭頂起粗重的木犁，在荒蕪沉澱了萬年的荒原上，開始拉起美好生活的希望之舟。

金茂芳和姐妹們，則穿着厚重的棉衣，一邊背負着年幼的孩子，哼着輕盈的兒歌，一邊參與勞作，將一把把金條的麥種，撒向曾是一望無盡的戈壁荒原。她仍然記得，就是在兵團人條件最好的日子裡，家家戶戶也只有的一面黃土壘成的牆，上面掛滿了大鏟、鋤頭等農具，粗笨的石磨，土砌的鍋台，簡陋的方形木几，以及中間塗了泥巴的柳條水缸，構成了兵團人家的全部。正是這些純手工製作的粗陋用具，陪着金茂芳和家人，走過了一段最為難忘的屯墾歲月。

那是一段艱苦異常也浪漫異常的歲月。

除了參過軍的老軍墾外，田間地頭，還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熱血青年，他們「群群從內地千里迢迢來疆，寬大的軍衣軍帽，無法遮掩他們稚嫩的神情。

在震天的號子聲裡，他們與老軍墾一道，或揮着鋤子打麥場，或抬起沉重的方石平地基，或是背着沉重的水泥袋艱難前行，身邊激起的塵埃，彷彿宣告着他們正在與年輕訣別。

荒地上，在條件拼來的衣服搭個簡易涼棚避暑，或是勞動歸來倒盆水沖個澡，成了年輕的軍墾戰士最為愜意的事。



石河子市 趙戈攝

# 現代化新城屹立荒原

如今的軍史博物館，在綠色掩映的石河子市：一座從戈壁荒原脫胎換骨的兵團新城裡，並不起眼。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評選的「全球最佳人居城市」，遍地都是三層以上的漂亮樓房。

然而，這個長久作為地標性建設的小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前，都一直是兵團人引以自豪的精神航燈。

1950年，王震將軍駐在大片戈壁荒灘前，望着千里茫茫的蘆葦蕩，大手一揮，豪邁地說：「就在這裡開墾出百萬畝良田，並新建一座城市留給後人！」

將軍的話語，猶如戰鬥的號角，激勵着鐵軍的戰士，向着千里荒原發起猛烈的衝擊。

沒木頭，戰士們冰天雪地步行百餘公里，上山砍木6000餘棵，再將一根根比鐵還粗的圓木抬回來；沒建材，他們自建磚窯，土法生產水泥……在荒原上建城市絕非易事。

那個時候，工地上到處都是慷慨激昂的喇叭聲，戰士們連連連地連連連作戰，金茂芳和戰友們像一架架不知疲倦的永動機，辛勤地勞動着……攔60公斤重的特製磚，簡單地掛在麻繩的兩端，繩子深深地鑽進她細嫩的肌膚。

從磚廠到工地，每天背多少個來回，金茂芳已記不清了。歲月，留在她身上的是一層厚厚的繭和無數張泛黃的皺紋。

## 三年一套棉軍裝

至今，金茂芳還保存着一面用毛筆書寫的「向黨獻紅心」的黃色綢緞，上面標註了那年她個人擬完成的糧食生產量。這是老人最為珍貴的精神財產。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愛美的金茂芳，曾將巴拿大的毛衣領子縫在了棉衣上做裝飾，可最終她還是捨不得將這塊寬大的綢拿出來量體裁衣。化雪做飯，頂戴縫鞋，工地抬飯，田間演戲……在這裡，金茂芳和其他

女兵一樣，除了同男兵一道幹活，種地的純力氣活，還拿出了自己特殊的手藝。

到了1951年下半年，許多部隊連續4個月都沒領取經費，將節省下來的經費，直接捐給了工業建設。短短兩年時間，兵團人就建成了露天大煤礦、水電廠、水泥廠、棉紡廠等100餘個大中型工廠企業。

剛投產，他們就再次響應中央的號召，將包括人員和設備在內的企業，全部無償移交給地方政府。

## 守邊奉獻如軍人

今天，看到展廳內那件補了上百個補丁的羊皮大衣，金茂芳仍會淚淚不止。那是一個勇於犧牲自我的年代，「一切為了國家」成了那代兵團人最為堅定的信仰。

在遙遠的邊境戰場，那些開國成邊的兵團人，同樣創造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身懷六甲的孫繼珍為了捍衛祖國的領土，犧牲在敵軍的槍口下；「西北邊境第一進」的吳桂壽老人，每天偕老伴自發在邊境線上為祖國升起鮮艷的五星紅旗；處身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的老兵，為了體現對祖國的忠誠，紛紛把骨灰留在那片茫茫無際的沙漠……

在邊界線上，兵團人與守防部隊同巡邏，共同守護祖國的北大門。「這就是兵團人，捍衛領土、壯我國威，敢於擔當、勇於犧牲。」金茂芳堅信，熱血兵團會像博物館入口處那尊金星閃耀的老槍與坎土曼，成為華夏兒女的永恆記憶。

為了銘記那段歷史，石河子廣場專門立起兩尊展現老一輩軍墾大生產形象的巨大雕塑——「軍墾第一犁」和「戈壁母親」。

如今，那些雲集風發的女兵和男兵們，都成了兩鬢斑白的老者。「我們從不後悔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這片廣袤的戈壁大漠。」金茂芳說。



▲一位拾花工在農六師的棉田裡拾棉花 趙戈攝



▲冰峰五姑娘 資料照片



▲老一代軍墾回憶當年 李常寶攝



▲郭慶人（前排中）檢查工程建設



▲部隊參加修建的康蘇選礦廠 資料照片

## 背景資料

###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石河子市一家棉紡企業的員工在車間工作 趙戈攝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布在中國西北的新疆境內，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組成部分，承擔着國家賦予的屯墾邊疆職責。

自西漢時期始，中國歷朝歷代都把屯墾邊疆作為開發邊疆、鞏固邊疆的一項重要措施。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後，駐疆人民解放軍為鞏固祖國邊防，加快新疆發展，減輕當地各族人民的經濟負擔，將主要力量投入到生產建設中，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活動。1953年5月，駐新疆部隊分別整編為國防軍和生產軍。其中二、六、五軍大部和二十二兵團全部編入生產部隊，分別整編為10個農業師、1個建築工程師、1個建築工程師處、1個運輸署，共約10.55萬人。次年10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其使命是勞武結合、屯墾成邊。

兵團成立後，按照「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瑪干、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和自然環境惡劣的邊境沿線，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在茫茫戈壁荒原上建設成一個個田園成片的綠洲生態網絡。

如今，兵團總人口近260萬，由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蒙古族等37個民族組成，轄有14個師、175個農牧團場、1500多個國有獨立核算的工交建設企業，並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經濟體系和健全的社會事業及公、檢、法、司機構。兵團的土地面積7.43萬平方公里，佔新疆總面積的4.47%，約佔全國農墾總面積的1/5，是全國農墾最大的聖區之一。

# 兵團收入兩成來自天業

《玻璃碎了》是一部反映國營玻璃廠從瀕臨破產走向新生的舞台話劇。這部話劇，由企業的員工們自發創作。她的主角，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系統最大的化工龍頭企業——「天業」集團。

「天業」，取名當初，意即「天山南北最輝煌的企業」。經過浴火重生般的陣痛，曾經快要垮掉的玻璃廠，華麗轉型為年納稅32個億，總資產達260個億的大型化工集團。如今，「天業」已成為戈壁新城石河子的一張閃亮名片，她成了執著、頑強的兵團人在戈壁荒灘開闢輝煌現代工業的見證。

「天業」的前身，是一家國營玻璃廠，因經營不善，1986年對外欠債就高達600餘萬元。兵團農八師決定對其破產重組。從那天起，「天業」就與傳奇式人物郭慶人緊密相聯。

郭慶人，出身大資本家的上海青年，高中畢業後，將人生的坐標選擇在了萬里之遙的新疆烏魯木齊一所今天已消逝的地質勘探學校。畢業後，他留在新疆兵團一個農業連隊，種地、教書、當拖拉機手。腦子活，善管理，加上膽子大，郭慶人很快從煉膠廠的技術員被提拔為地膜廠的副廠長。就在他幹得如魚得水之時，師領導委以他重任，讓他接任玻璃廠。就任後，郭慶人決定建塑料製品廠，投產地膜。因為，當時整個農八師上百萬畝的土地上，掀起了廣植棉花的「白色革命」。敏感的郭慶人意識到，地膜生產最具潛力。當年底，投資見效。地膜廠不但一舉還清了外債，還贏了利。這時，大家看到新的「學門人」，確實是一個有思路、有膽略的幹貨家。就在地膜為企業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時，郭慶人卻又把目光投向了節水灌溉。

## 節水灌溉是大勢所趨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大興農業建設。然而，缺水卻成了制約



新疆天業化工城全景

# 中國西域「波爾多」小鎮

初夏，玉米苗長得正歡。此刻，正是鋤草、澆水的繁忙季節，可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六師共青團農場，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僅有寥寥幾位農者。

「如今，上千畝的地，只要2個人就夠了。」生產科長王志傑驕傲地介紹，「作為中國西域的「波爾多」，我們正全面推進現代化農業！」

地球那一端，盛產葡萄酒，且農業同樣現代化的法國知名小鎮波爾多，正好與共青團農場處在同一緯度。多年來，在滴管出水的「波爾多」小鎮，是共青團農場的矢志追求。

一陣轟鳴的機器聲中，記者在1號自動化泵站內，參觀了現代化的節水灌溉方式。

源於雪山和江河的地表水，在泵站泥沙池簡單沉澱後，經層層過濾處理，被加壓輸送到位於田間頭控制室，用戶根據需要，打開閘門澆水。

「控制室屬於二次微調，既能對水中的雜質做最後的過濾，防止滴管的孔眼被堵，還可給每根滴管升壓，使其管中的水自然流出來。」王志傑指著地頭一所有紅色的板房，「距離近7萬畝地的供水，就靠2個泵站和分散到田間頭的控制室。」與傳統的漫灌方式相比，滴灌耗水量相當於原來40%，卻節約了85%以上的勞動力。

牧畜、家禽集中飼養，林果實現循環產業、職工憑證上崗……現代化農業示範基地展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